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一

宋

甯宗皇帝

〔辛〕嘉定十四年

金興定五年

春三月金兵破黃蘄州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敗

之初金人攻蘄知州李誠之

字茂欽婺州東陽人

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

來攻城始破誠之併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

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

宋元通鑑金人圍黃州州守何大節取都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怒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敵兵已環大節自沈于江

而死時以誠之大節二人等死誠之果決特爲褒贈立廟大節運道等子棄城遁走所載輿轡欄目不同今並注于此

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蒙古取金東平使嚴實石珪守之金以呼爾噶行省于邳州王庭玉行元

帥府于黃陵岡

東平被圍久糧道復絕行省呼爾噶監軍王庭玉不能

守率衆趨邳州蒙古蘇喀呼圖哩

鄧作暖替忽元今改

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

城建行省于府第先是穆呼哩以東平不下將還謂千戶薩里台

舊作撒爾喀今

改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去至是薩里台以

穆呼哩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

已而金王龜玉
取曹州穀石埭

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

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于是立貴和爲

皇子以貴誠爲秉義郎。貴誠初名與甚。燕王德昭之子也。母金氏家于紹興山陰縣前慶元人。余天錫爲史綱達麻童子師性剛厚無遠器重之。竑在

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恭王近屬亦未有發。欽惟沂王受後爲名。後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族試竑達麻器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豈厚者。卓具以崇天錫良節。舟抵越西門會天大

雨。過余保長家避雨。保長知爲垂相客具雞黍甚饒。賓與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也。與吾與莠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竑達言及還。竑安以告之。竑達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竑

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說其遇。及見竑達善相。大奇之。竑達洩不便。遂使復歸。保長大怒。逾年竑達怒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竑達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竑達宜還。竑達其

父家。遂拔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禮與宮。乘農耶。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

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嘗其守史綱達曰。僅科不擾。是僅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利國中教

略。噫。然有惜。祖折衝之風。故金人環邊。惟勤大因。而卓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賡游九功策。皆拔爲大吏。冠再與孟宗政。皆自土裔。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游九功

字勉之。建陽人。

九月立宗室貴誠爲沂王後。貴誠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

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至

是立爲沂靖惠王後。

建儲大事
而假其權
子相臣已
乖防微杜
漸之立刻
借沂王廣
後爲名致
還宗室售
奸臣陰意
其私蓄意
覲遠置事
廢置國事
彌遠固問
不容于死
而誰溯由
來實宗由
貼之禍根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侵夏夏人以兵附之遂取金葭州及綏德州十一月

圍延安府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卜凱沁

布

一作塔海
一作塔

等宴穆呼哩于河南且遣特格

一作塔
一作塔

甘普將兵五萬屬焉十

月穆呼哩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

穆呼哩以石天德權行監守
葭州自將兵攻綏德破兩寨

夏主

遣蔑布

一作蔑
一作蔑

帥衆會之蔑布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曰汝主見我

主卽其禮也蔑布曰未受主命不敢卽拜因引衆去至是穆呼哩進攻

延安蔑布始贊馬而拜金元帥哈達

卽完顏朮字景山按哈達
舊作合達今改後仿此

與納哈塔滿珠

禦之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趨之

約半夜伏發穆呼哩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于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

布哈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兵乘其後鼓聲震

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

哩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之

字正子
廣州人

爲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

四川以攻爲守威績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與之

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叛降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李

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

及蓋金山作佛事以欺國。每知鎮江府行簡方舟進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請其徒曰江南佳麗

無比正須若等一到始造賊船舟謀爭舟楫之利焉。發行簡字齊朋號州東陽人。

膠西當登甯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

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于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遣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已而知濟南府種黃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常州總之事在十五年五月

閏十二月遣使如蒙古。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壬午〕十五年。

金元光元年

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

初

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于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

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

真沸遣書謝謂天意臨而雖知人事切而曷見當想今日人事尚未有可咎天意誠然。

二月金人復來侵夏五月淮兵襲敗之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

乃命元帥左監軍鄂和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書樞密院事

時全副之由穎壽進渡淮敗官軍于高塘市

今曰高塘鎮在颍州府霍邱縣西

攻固始縣破

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鄂和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穫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鄂和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遠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進封子竑爲濟國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

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聞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

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

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

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與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于此又嘗

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

彌遠敗于
姚其皇子
設計動搖
奸惡實無
可道然竑
力能稱養
正雖以他
日得志自
期非但淺
卑無知而

爲臣子者
胸中宜若
有明此想
即仕克錢
其位亦知
其不能助
承宗緒耳

金即此時
逾一年四
月始易主
何原于長
星之見且
彼時南有
宋而北有
金蒙古亦
方興之國
而西方則
西夏之地

竑不知眞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字德源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卽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卽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秋八月長星見西方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眞將易主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峒降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關陝行臺穆呼哩所

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在吉州西僑治吉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之知

州楊貞字正甫吉州人令妻孥先投崖已從之皆死考一統志楊貞牛心寨以扼元兵子克敵克國俱

長星究爲
誰見耶此
不過附會
之說而天
不知其怪
誕已甚也

然糖有言
郡縣有時
而更山川
千古不易
外國部落
亦然史前
元太祖既
平西域盡
易前代國
名以蒙古
語于是古
國俱不知
考不知名

死妻孟氏自縊乃南歸再拜自投河中所載較詳今附注于此穆呼哩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

秦隴以爲聲援及相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

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爲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

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制穆呼哩遂趨長安使烏呼蘇爾台布哈作

兀胡乃太屯守之遣阿齊台舊作安亦今改將兵斷潼關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鄂和死之

十二月以李全爲保甯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初史彌遠欲加全

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甯知驕則

將至于不可勸邪

蒙古主特穆津入西域滅回回國即默迪納國明史西域傳默迪納國回回國也伯傳其祖

附錄言天使也其數以事天爲主而無像設隋開皇間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其入于西域主北拉迪實

能提綱畫蒙古主入西域唐密爾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考元史太祖紀十七年壬午西域主北拉迪實

出奔與密爾汗合帝自將擊之擒焉里克汗北拉迪實遁去追之不獲十八年癸未定西域諸城置達達增城

監治之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據此則回回之滅與角端之見事隔兩年據綱目併作一條

非是今于是條提綱但畫蒙古主滅回回國而以忻都角端之見兩敘目中仍加已而二字以別先後按默

迪訥舊作默德那排哈木巴爾舊作派噶木巴爾密爾舊作密里北拉迪實舊作北拉丁噶里克汗舊作密里

汗改先是蒙古主遣子卓齊特察罕台譯格德依圖類分攻鄂托落爾

罷作幹脫玉隴哈什等城自將攻達爾瑪舊作達里及巴喇勒哈舊作老勒城

號雖更山
川猶告設
未撫有其
疆域何由
詳考其名
籍若今回
部平定山
川道里悉
案與可稽
以今準古
如漢之三
十六國唐
之安西四
鎮何不可
然指視

角端能解
人言事涉
荒誕楚材
雖博洽何
所據而云
然或元本
祖至本
不欲窮兵
故爾班師
歸國好師
者遂從元
傳會之元
史觀山當
足紀載失
時紀載失

從托應代通鑑車覽

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稱神地舊曰天堂亦曰獸師在西域城
西考西域圖志和國同部所屬六城有玉龍哈什蓋即元時所謂玉龍城也
遂圍塔爾哈舊作塔里

寨方輿紀要在獸師納境近天方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據綱目作逃匿海嶺死于是擊定西域

諸城置達噲噶齊印官也監治之已而蒙古主進掠忻都即印度也方輿紀要達噲噶齊六朝

及唐謂之天竺宋時謂之忻都後又訛爲印度有東西南北中五國所謂五印度是也次鐵門關明史西域傳裏瑪塔渴石城西有石城兩崖如

爾塔古屬賓國也舊作撒馬兒罕今改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君宜

早還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

之象今大軍西征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

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班師

〔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春正月金元帥都監侯孝順河東人按侯孝順舊作侯小叔今改後仿此取河中殺

蒙古石天應穆呼哩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

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孝順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穆呼哩

以天應子翁科按翁科舊作幹可今改後仿此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同守河中阿魯伯

二日回裏尋有言河中重難國家基本所在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待事特矣金主命有司復修

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還歸

三月蒙古穆呼哩卒于解州穆呼哩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以

眞宋淵諸
人又不爲
群聚裝謬
沿訛其失
誠不可枚
擧也

疾卒。穆呼哩雄，勇善謀，與博爾濟

做阿
拉之
子氏
期納
力即
人爾
十甫

勒呼

氏厚

齊拉亥

博雅

[illegible]

俱以忠勇佐元主創

業賜號爲都爾本庫魯克

曲律今改

猶華言四傑也四人之子孫皆領

宿衛號四集卷

舊作改注

出官則爲輔相焉

夏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卒

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交

也 雄

城欲制忠義兵乃以五千人屯淮陰全輕江兵而忌鎮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退出平必請以自鎮淮

合尺籍幽葬莫若別置新祠一納諸朝一申制國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斃謚遇從之全乃合輅前

忠義與已軍不爲之而
併統其軍蓋過不惜

八月金將納哈塔祿格

今改作從納舍此六

殺呼爾噶謀以邳州降附金人殺之

呼爾噶御下嚴邳州從

宜經略使

納哈塔祿格殺之遂據州反與蒙古

將李一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周昂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

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一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殄殲四面

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鄧州會澤林有

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要赫德

今改從仿此

言悉福格復其功

1

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遂易國文階爲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金主珣殂子守緒立

是爲金哀宗

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政

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龐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卽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伊喇豐阿拉

本契丹人按伊喇豐阿拉並作移刺蒲阿今改

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

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卽位于柩前

蒙古攻夏夏主遵項傳國于其子德旺

遵項自稱上皇德旺改元乾定

未幾遵項卒

德旺號之曰神宗

金宣宗尙未至于登憤在廷無一二親信大臣可預命而人以傳位大人事謀及婦人乎且婦人病革亦何能盡離左右而止留一前朝年老夫人終夜侍側必無此情理况云寵貴妃陰狡機慧又安能受鄭氏

之結而不
之覺語更
自相矛盾
此必傳聞
前外修史
者益從而
其其辭斷
非當時實
事也

〔甲申〕十七年

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

春三月召崔與之爲禮部尙書以鄭損爲四川制

置使與之辭不拜

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

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來請和

金主遣尙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旣而復遣樞密

判官伊喇豐阿拉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

是爲理宗

尊皇后爲皇太

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爲濟王出居湖州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

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

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

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史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

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

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

本閏封人局上疏

石

字介之谷之弟

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

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

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

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于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

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茲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樞前，舉哀畢，然後召茲。茲聞命卽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茲至樞前，舉哀畢，引出帳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茲至舊班，茲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茲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卽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茲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茲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審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茲爲濟王，出居湖州。

九月，詔傳伯成

字最初

爲顯謨閣學士，楊簡

字敬仲

爲寶謨閣學士，辭不至。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遂詔傳伯成、楊簡及柴中行

字與之俱

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眞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

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秘

字

異傳秀初以宮講侍
教之旨相
訓賜其意
實爲其誠
既而力求
出外雖若
然於遠引
以爲相引
應急得去
避猶正行
就遠行及
彌遠行當
去之尤恐
不速之理
宗立不替
而節不武
之未講求
豈反從容
乃還應召
而對復欲
效忠於殿
陸春秋不
資爲德秀
能矣秀不
寬王既身
濟王既身
被黃袍發
軍資庫金

古休

吏部侍郎朱著

字正甫

並兼侍讀

工部侍郎葛洪

字容父

起居郎喬

州東陽人

起

居郎喬

字正甫

軍器監王暨

並兼侍講

尋又以德秀直學

士院

召魏了翁爲起居郎

德秀之爲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遜權謀且愴憤于懷贊州史

魏了翁以爲議廢天下士慨然謂劉倫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

世有不肖爲難官者逆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選入對動帝容受直言召用贊臣固結人心爲水帝開納

之了翁爲開諭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陳開邊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考出知嘉

定府尋召至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補慶李綱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策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

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張順張載程頤張栻等定學省趨向朝廷從之白鶴山亦名四明山在

西州

追封希璫爲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帝追封所生父希璫爲榮王

生母全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冬十月金及夏平

夏人自貞祐初與金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

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尙書李仲諤修好于金

稱弟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尙書鄂吞良弼報之

理宗皇帝

〔西乙〕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

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玆既而玆討壬王

走史彌遠矯詔殺玆追貶爲巴陵郡公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

以史彌遠廢立不平欲奉濟王而立之乃遣甫密告于李全全欲坐視

輔兵則非
固執臣節
始終不從
者矣後知
事不成乃
帥兵討之
故變綱目
書法以示
之意

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而實無意也王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
全兵不至王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
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王尋得之擁至州治
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王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
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
入賀王等乃僞爲李金榜揭于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
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
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王王變名走楚州甫內皆
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王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
潘壬至楚州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玆詐言玆
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假稱諭旨偕玆縊于州治以
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

起居部
子金部

員外郎洪咨廬相繼官故之寬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眞樞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
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恨非淺鮮川之變非濟邸水志前有遺囑之語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未末灼然可考
願郎有司討治寤過封禁邸舍即恤故事故事斷行之雖謂王未有子也與誠體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
待濟王亦至矣洪秀曰若謂此事處處難善臣未敢以爲然銀祥所以處羣則陛下不及舜明善人主但當
以二帝三王爲師帝曰一時倉卒耳洪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修學以挽前失洪咨廬字舜俞於
潛入晉川湖州有鑑水故名元和志晉水一名晉溪源出天目山延袤州南下流與餘不諸溪合入太湖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

字義市樂直學子

討仙仙走西山天澤復入真定

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

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

元史作王翥

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

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讐死亦當往

況不死邪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

祐詣國王博囉

穆呼哩之子嗣爲國王並作崇營今改

言狀且乞濟師博囉命天澤嗣兄河北西

路都元帥遣錫納台

圖伯特克喇特氏後錫納台原作突乃自元史作省乃合圖伯特克喇特舊作禿伯快烈今並改

率銳卒三千援

之合勢進攻仙仙驍將葛鐵槍擁衆來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中山略

無極

漢毋極縣唐改無今縣屬正定府

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

已而武仙夜襲真定走天澤奔薊城未幾天澤

以薊城之兵入真定擊仙仙復走西山

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爲制置使撫之許國至鎮

李全妻楊氏鄉逐國辭不見楊氏怒而歸

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

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

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

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

降賊敢子
仇殺制使
宜必加誦
所乃欲含
遠苟安求
忍得賊歎
能之徐唏
心以代節

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

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怒曰

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推西郡統攝軍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使不相假借邪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遣

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幕貌睹慶福亦

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

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再

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

青州尋遣慶福還楚爲辭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開楚城外以挫北入之心全妻傷氏及軍校皆者懼其謀已內自爲備通邳州潘王事敗全益不安

或教楊氏蓄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潘條佐曰會令汝爲朝士潘約許帥四軍爲應時將不從于是度福謀中變止欲決意于國計謀宜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信不知兵者

郭夢玉懼禍及求謀許帥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

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頸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

兩司積蓄盡爲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

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

欲事含忍以徐唏稷嘗倖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唏稷制使令屈意撫

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闕斬數人上